

郭沫若著

郭沫若離滬之前

上海新興書店印行

離滬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壅扶斯，由十二月十二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着的寶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也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這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牀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集』(Reconvalescence)之後，從一月十五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二十三號止，因為二十四號

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閑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紀錄，在我卻是很稀罕的事情。我現在把它們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謄錄了出來，有些不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但我要明白地下一個注腳，這『不能發表』並不是因為發表了有妨害於我自己的名譽，實際上在目前的社會能夠在外部流傳的『名譽』倒不是怎樣好名譽的事情。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都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15, Jan, '47.

今天清早把『恢復』謄寫完了。

天氣很和暖，午前曾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回。

三時頃仿吾來，將『恢復』交了他。

仿吾的 Rheumatis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溫泉。

晚與和博，佛在燈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

日本出的兒童雜誌。——章魚的腳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喫自己的腳。往往有沒有腳的章魚。腳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做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

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喫腳相類。

——16. Jan. W2. 晴。

午前綴 Andrejev 的『黑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三分之一便丟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讀 Debarin『康德的辯證法』未及十頁。

Anna 買回高島譯的『資本論』二冊，讀『商品與價值』一章終。
——內山對她說：『很難懂，文學家何必攪這個。』我仍然是被人認為文學家的。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為題者

（『曠野集』野水詩題16）這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水鳥のばしに付れる梅百し。』

回譯成中文是『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爲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春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涼めとて切りばけにけり北の窗。』

（請納涼罷，北邊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了。）

夜讀 Lucien『黨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文，宗教在無產階級及農

民中最佔勢力，其原因即由於對於擄取者心懷恐怖，恐怖生神。反宗教運動應隸屬於階級鬥爭之下。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文化批判』已出版，並攜來『無畫的畫帖』舊譯稿。

跳讀『文化批判』，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戰 取

朋友，你以爲目前過於沉悶了嗎？

這是暴風雨快要來時的先兆。

朋友，你以爲目前過於混沌了嗎？

這是新社會快要誕生的前宵。

陣痛已經漸漸地達到了高潮，

母體不能夠支持橫陳着了。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但這並不是那萊茵河畔的葡萄。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這是我們的血液充滿在心頭。

要釀出一片腥風血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生的太陽，新生的宇宙！

■芭蕉是日本時的一位俳諧詩人。

——17. Jan. W2. 晴。

讀唯物史觀公式——

『人們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沒入於種種既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支配的關係裏面，此種種關係即是生產關係。與物質的生產力之某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諸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是真實的基礎，各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結構建築於其上，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是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底前提。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自己的生存，反是自己的社會的生存規定人們的意識。社會之

物質的生產力到了某一個階段和向來在其中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以法律上的表現而言，即私產諸關係，陷於矛盾。此等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變而為生產力之桎梏。於是便有一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革，所有全部的龐大的上層建築或早或遲地一同崩潰……』（譯文至此中輟）

——18. Jan. W3. 晴。

雜讀『資本論』

仿吾來，『創造』九號出版，『一隻手』自讀一遍，也還無甚破綻。

“China und die Tische fügen zu tanzten an.”（China 與桌子開始跳舞。）——China, 福田德三譯作『支那』，高島素之和河上肇的『資

本論』譯本都譯作『陶器』。同坊語討論此語，德文『China』無陶器意，又『Tische』之前有冠詞『Die』，而『China』之前無冠詞，恐怕仍宜譯作『支那』。

此語在『資本論』中其全文爲

“Man erinnert sich, dass China und die Tische zu tanzen anfangen, als alle uebrige Welt still zu stehen schien——una die andern zu ermuntern”——脚註 25。

（我們記取，當到其餘的一切世界都像靜止着的時候，支那和桌子跳舞了起來，去鼓舞別人。）

Dass 以下疑是引用語，但不知語出何人。

x

x

x

文藝作品中不革命的勉強可以容恕。

反革命的是斷不能容恕。

反革命的文藝裏面不能說沒有佳作，就和反革命的人物裏面不能說沒有美人。

但那種美人於你何益？

你不要中了美人計！

文藝的所謂永遠性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作品所投射出的幻影。

『天才的小說作品，如其政治主張與我們相反，我們祇好揮淚而

抹殺之；如尙不至相反，祇是冷淡或者無關心，我們還可以容恕。」魯那查理斯基說。

x

x

x

把『天才病治療』草完，改題爲『桌子的跳舞』。

——19. Jan. W4. 時。

補寫『桌子的跳舞』。

今日異常 Annu，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Tausl”，『前茅』“Jieon valence”，早出版。

中午將近時，民治來，交來豪兄答函，聞有新第三派出現（閩贛皖湘四省聯盟），以保境安民爲號召，對南京方面是一打擊。又云擇

生已回，在香港，與「輩組織第三黨」。

民治去後仍然 Annui 讀 Toller 的 "Masse-Mensch" (大眾人民)，毫無意趣。前五六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 (表現派) 之旨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午後蔡大姐來，打扮得像一位女士，她說，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來看我，因醫生拒絕面會，所以都沒來。——是誰引路來的？——Alin 呢。——Alin 爲甚不同來呢？——她說，「他怕使你難處。」……

蔡大姐坐不一會又走了。

冰山浮在海中，8/10 在水裏。

嗚呼太雷，果死於難。II-13/XII 三日政權，對河南防禦失利，

被開除。

臨睡前讀 Stalin 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已經十二點過了，右眼澀得難耐。

——20. Jan. W5. 晴。

無爲。民治與叔黨來。叔黨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螳螂交媾後，子喫个。

午後仿吾來，將『桌子的跳舞』交了給他。『戰取』被遺失，又繕寫一遍。同用晚餐而去。談『文學的永遠性』無結果。

x

x

x

——文學家爲甚麼總是一個蒼白色的面孔？總是所謂蒲柳之姿呢？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不過他們總是自己喫自己罷了。就因爲這樣，所以文學家的酸性總比別人強。肉食獸的尿的酸性通例是強於草食獸的。人到病時不能進飲食，專靠着消費自己的身體，在那時是成爲純粹的肉食獸，尿的酸性一時要加強的。

——21. Jan. W6. 雨。

午前讀秋白譯的 Goreff 的『無產階級的哲學』中藝術與唯物史觀一章。

倦怠，怎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午後曾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爪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隱痛，在左前方 $1\frac{1}{4}$ 隅。

怕是 *Neurasthenie*（神經衰弱），因為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W7.（舊除夕）雨。

上午讀獨步[※]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